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

徐超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广璜

责任校对:林开甲

内文设计:周广璜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
徐 超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5印张 390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3001—6000册

ISBN 7-5607-1644-X

I·121 定价:28.00元

目 录

序	徐 复 (1)
绪 论	(1)
第一节 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学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意义	(8)
一、帮助我们挖掘传统文化宝库	(8)
二、鼓舞我们振奋民族精神	(19)
第三节 学习传统语言文字学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22)
一、确立科学的时空观和认识论	(22)
二、尊重传统, 勇于探索	(24)
第一章 文字学	(31)
第一节 文字学源流概述	(31)
第二节 《说文解字》	(42)
一、《说文》的作者和成书情况	(42)
二、《说文》编撰的历史背景和目的	(43)
三、《说文》的编排原则和方法	(46)
四、《说文》的说解(上)——解形	(49)
五、《说文》的说解(中)——释义	(54)
六、《说文》的说解(下)——标音	(59)
七、《说文》的作用和功绩	(62)
八、《说文》的局限性	(71)
第三节 《说文》研究概况	(73)

一、清代以前的《说文》研究	(73)
二、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	(74)
第四节 文字学的研究与应用	(91)
一、文字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91)
二、文字通假问题	(111)
第二章 音韵学	(120)
第一节 音韵学源流概述	(121)
第二节 中古音概说	(127)
一、中古音声母	(127)
二、中古音韵母	(137)
第三节 上古音概说	(145)
一、上古音声母	(146)
二、上古音韵部	(154)
第四节 关于声调	(161)
第五节 古音通转	(165)
一、广义“古音通转”说	(165)
二、古音通转举例	(168)
第六节 音韵学的应用	(178)
第三章 雅学	(188)
第一节 雅学源流概述	(188)
第二节 《尔雅》	(191)
一、《尔雅》的性质与作者	(191)
二、《尔雅》的内容与编排	(193)
三、《尔雅》的训释方式与条例	(197)
四、《尔雅》的成就与不足	(202)
五、研究《尔雅》的著述	(204)
第三节 《广雅》和《广雅疏证》	(208)
一、《广雅》	(208)

二、《广雅疏证》	(210)
第四节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	(227)
第四章 方言学	(245)
第一节 方言学源流概述	(246)
第二节 《方言》	(254)
第三节 方言研究对训诂学的意义	(265)
第五章 语源学	(281)
第一节 语源学源流概述	(282)
第二节 《释名》	(295)
第三节 语源学原理	(302)
一、语言文字发展变化规律	(304)
二、古汉语词语音义上的相对严整性	(308)
三、人类心理活动对词义引申和词语派生的影响	(315)
第四节 语源研究的方法	(320)
第五节 语源学的应用	(329)
一、有助于沟通古训	(331)
二、有助于变雅词为俗语	(333)
三、有助于变冷僻之词为习见之语	(334)
四、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	(335)
五、有助于考释词义	(336)
六、有助于考订古文字	(337)
七、有助于了解古代礼俗制度	(338)
八、有助于了解古代名物形制特征	(338)
九、有助于破俚俗语源	(339)
〔附录一〕古车名原	(341)
〔附录二〕“浑”之语转蠹测	(348)
第六章 训诂学	(358)
第一节 训诂学源流概述	(360)

第二节	训诂内容	(375)
第三节	训诂术语	(385)
	一、释义术语	(385)
	二、易字术语	(388)
	三、拟音术语	(388)
	四、存疑术语	(389)
	五、校勘术语	(389)
	六、说明特殊辞例的术语	(390)
第四节	解释词义的基本方式	(395)
	一、单词式	(395)
	二、词组句子式	(398)
第五节	考证词义时通常遇到的一些困难	(401)
	一、难在辨别多义词的具体词义	(402)
	二、难在把握词义的引申系统	(403)
	三、难在考证词义演变的历史	(404)
	四、难在辨别专有名词	(407)
	五、难在解释要简明、通俗而科学	(408)
	六、难在辨别各种表达方式	(410)
	七、难在要兼及句读、校勘	(414)
	八、难在要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手段	(415)
第六节	考证词义的常用方法	(418)
	一、联系上下文	(419)
	二、推敲句子结构	(420)
	三、揣摩人情事理	(422)
	四、考察全书用词规律	(423)
	五、对比同义异说	(425)
	六、注意考察古人时俗制度	(426)
	七、展转求通	(427)

八、参考旧注·····	(428)
九、尽量运用各种材料和方法·····	(431)
第七节 训诂学之用于古籍整理·····	(432)
一、底本·····	(432)
二、校勘·····	(433)
三、标点·····	(435)
四、注释与翻译·····	(442)
五、古籍整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举例·····	(443)
主要参考书目 ·····	(459)
后 记 ·····	(460)

绪 论

第一节 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小学本是指小学生读书的学校。据《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又《食货志上》：“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国子”，就是贵族子弟。西周的学校有“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建在国都里；乡学则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同时也是议事的场所。古时候，贵族子弟八岁上小学，学七年，到十五岁入大学。大学是九年，学完了还要有一段“见习”的时间，要到三十岁才能独立工作，所以孔子说“三十而立”。小学里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就是礼节仪式、音乐舞蹈、箭术、驾车、识字、算术等，都是些礼仪和文化知识方面的基础课程。到了大学，就学习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了。所以在古代，也把“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学习内容叫做小学。在这些学习内容里，最重要、最基本的课程是“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转注和假借这六种造字和用字方法（但当时主要还是教小学生会读、会写、懂得基本意思），属于后来“文字学”的范畴。因为文字学是小学的必修课程，所以后来人们就用“小学”借指“文字学”这一学科的名称。

早在汉代，刘歆就在《七略》“六艺略”里列出了“小学”这一门类。班固沿用刘歆的说法，在《汉书》里多次用“小学”代指文字学。如《艺文志》文字学书目下称，“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包括《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这些显然都是古时小学的识字课本和文字形义一类的书籍。

《艺文志》里又说：“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在《杜邺传》里说：“吉子竦又从邺学问，亦著于此，尤长小学”；杜林“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等等。唐代颜师古解释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名云。”这时小学的内容，主要是指解释文字形体结构、通知古今文字及字音字义等。

到《隋书·经籍志》，小学的概念又扩大了，包括体势、声韵、训诂等；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又明确把《尔雅》等训诂学著作和有关书法笔墨方面的书籍列入了“小学类”。至此，小学的基本内容就确定并沿续下来。

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本《隋书·经籍志》之说，认为文字学包括三方面的书籍：一是论体制之书，如《说文》之类；二是论训诂之书，如《尔雅》、《方言》之类；三是论音韵之书，如《四声谱》和反切方面的书籍。他说：三者虽各名一家，“其实皆小学

之类”。^①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大致沿用了隋唐以来的看法，把小学类书籍分为三部分：《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也是按文字的形、音、义分门别类的。

清人谢启昆编撰《小学考》，采辑汉朝以来的文字、音韵、训诂之书，编为五十卷，除前两卷著录清朝奉敕编撰的《康熙字典》等书以外，其余分为四大类。其中训诂六卷，著录续朱彝尊《经义考》之《尔雅》类而推及《方言》、《通俗文》之类；文字二十卷，含《史籀》、《说文》之类；声韵十六卷，含《声类》、《韵集》之类；音义六卷，含训读经史百子之类。可见，小学实含文字、音韵、训诂三科。

因此之故，有许多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书籍，其书名常常冠以“小学”二字，其意义正在于此。如清人田宝臣的《小学骈支》、吴凌云的《小学说》、任大椿的《小学钩沉》、周春的《小学余论》，近人朱骏声的《小学识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刘师培的《小学发微补》等，都是这类书籍。

一个人总是必须首先认识字，知道怎么读、怎么写、什么意思，然后才能读书明理，获取用文字记载的各方面知识。古人心目中的“书”，首先是指“经书”以及解释经书的书，所以总是把学习小学类的书籍看作是通经的“要津”、“户牖”、“钤键”。所谓“小学明而经学明”^②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古代小学类书籍一直被置于“经部”之末，其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发展比较缓慢。直到近代，章太炎先生倡导语言文字之学，才逐步分门别类地建立了各种子学科，从而使这门古老学科的研究更为系统、更为缜密、更为深入。

① 《郡斋读书志》卷四。

②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

但是，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古代，我国就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语言文字学；恰恰相反，传统语言文字学甚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并独立了。《尔雅》、《方言》、《说文》、《释名》这四大名著的出现便是重要标志。至于训诂实践及其成果，更是奠定了整个训诂研究的基本格局。只是当时的学科名称不是叫“语言文字学”，而是叫“小学”；而训诂的实践，则又往往是以“经学”为基本内容。

沈兼士先生说，唐宋以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研究六书分类的《说文》学。如郑樵的《六书略》、戴侗的《六书故》、周伯琦的《六书正讹》、杨桓的《六书统》、魏校的《六书精蕴》、赵古则的《六书本义》、赵宦光的《六书长笺》等。流韵余风，迄清犹盛。

二是研究实用的小学。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略说》：“以古韵读《说文》，然后知此之本字，即彼引申假借之字。以古韵读《尔雅》、《方言》诸书，然后知此引申假借之字，必以彼为本字。能解此者，称为小学。若专解形体及本义者，如王棻友所作《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只可称为《说文》之学，不能称为小学。若专解训诂而不知假借引申之条例者，如李巡、孙炎之说《尔雅》，郭璞之说《尔雅》、《方言》，只可称为《尔雅》、《方言》之学，不得称为小学。若专解音声而不能应用于引申假借者，如郑庠之《古音辨》、顾宁人之《唐韵正》，只可称为古韵、《唐韵》之学，不得称为小学。兼此三者，得其条贯，始于休宁戴东原氏。”戴震主张以古韵为治小学之工具，以通经为治小学的目的。其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继而宏其业，遂成有清一代之朴学。

三是研究理论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又说：“自许叔重创作《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属焉。前乎此者，则有《尔雅》、《小尔雅》、《方言》；后乎此者，则有《释名》、《广雅》，皆

以训诂为主而与字形无涉。《释名》专以声音为训，其它则否。又自李登作《声类》，韦昭、孙炎作反切，至陆法言乃有《切韵》之作，凡二百六韵。今之《广韵》即就《切韵》增润者。此皆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其于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章氏倡此正名之议，颇具时代精神，足以促进小学进步。其著作有《语言缘起说》、《新方言》、《文始》等，不愧为原始要终独具体系者矣。^①

章氏以后，又经过学者几十年的努力，范围越来越广，一套完整的语言文字学体系早已形成了。

不过，章太炎和沈兼士都没有提到训诂实践及其成果。事实上，从先秦开始，读书、解经、传注也实在与小学“难分难舍”，所以近几十年来出版的训诂通论类著作里，都已经把传注学归入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致应是以书面语言为主的历代语言、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是语言的书写系统）。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历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了解汉语文字史、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修辞史等，进而了解整个汉语发展史和发展规律，推动对整个汉语的研究；并通过对汉语的研究，推动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推动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下面谈谈本书在分科体系上的一些做法。现在，“小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除了在少数学者当中还被使用外，在社会上已经基本不用了。现在一般的叫法是“传统语言文字学”或“古代语言文字学”。但它的研究内容一般还是按隋唐时代的分科方法，即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其中，文字学（近代以后，又别为古文

① 以上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332页。

字学一门)大致是以研究文字的“形义”为主,如造字规律,用字规律,演变和孳生规律,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汉字的起源,汉字文化学等等;音韵学,主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训诂学,虽然说起来是以词义为研究中心,但实际上往往包罗万象,撇开它经常牵涉到校勘和标点,甚至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考古、文化典章制度等等不说,在语言内部,它也总是同文字学、音韵学、词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密不可分。在有关的著作中,“训诂学”是个最大的“筐”,里面几乎是应有尽有。举“训诂著作”为例,在这个标题下,除了讲历代传注类训诂著作之外,几乎没有不讲《说文》、《尔雅》、《方言》和《释名》这四部书的;除了这四部书以外,一般还都讲一讲研究这四部书的有关专著;有些还要把历史上与这四部书相类似的著作都介绍一通,有时甚至要讲几十本之多。就传统训诂学的研究内容而言,它的确十分广泛。但是,这种“广泛”是历史造成的。由于在我国学术史上,学科自身的建设往往发展得比较缓慢,而研究内容实际上已经分科了。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促进学科的发展,就应该因势利导,把该独立的子学科从大学科中分立出来。即如“小学”而言,它本是一个大学科(广义的文字学),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实际上早已分成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子学科。这种分科显然有利于这三门子学科的发展。随着这三门子学科的发展,这种分类方法又显得不够严密、不大适应学科的发展需要了。比如: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传统文字学里不讲《说文》,也就基本上没有传统的文字学了;如果训诂学里还要讲《说文》,那《说文》到底该是哪门子学科的研究对象呢?“雅学”是小学家嘴里的常用词,把它独立出来,也利于雅学的深入研究。在现代语言学里,方言学早已独立。为了研究现代方言学的来龙去脉,把传统方言学独立出来也有好处。至于语源学,这在西方语言学中早已独立为一门语言学子学

科，而在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中，语源研究几乎是同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相始终的，其研究历史之久远，研究成果之丰富，研究成就之巨大，即使在世界语言学史中，也是无与伦比的。为什么我们至今还不打出个“语源学”的旗帜来呢？

因此之故，本书一改通行的旧式分类办法，把雅学、方言学、语源学从传统训诂学（广义训诂学）里独立出来，分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六门：文字学、音韵学、雅学、方言学、语源学和训诂学（大致相当于“传注学”，也就是一般专著里说的“狭义训诂学”）。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符合学科研究的实际，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当然，如果硬是按旧的分类方法，那么本书也可称之为“广义的训诂学”——音韵学与此不合，但可以视为训诂的一门必要基础课）。

至于各门子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我们采用的方法大致是：以各门学科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带动相关学术内容的阐述，如以《说文》为主，讲述文字学（《说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学著作，特别是后代学者对它的研究，以至最终发展成为“《说文》学”，使它远远超出了文字学的范围；但是，如果不讲《说文》，传统文字学里就没有多少内容可讲的了；何况，讲文字的形体结构，就根本离不开《说文》）。以《方言》为主，讲述方言学。以《释名》为主，讲述语源学。以《尔雅》、《广雅》为主，讲述词汇学^①。训诂学不以专书带头，主要借前人传注著作讲述一般训诂理论、训诂方法及其实践。音韵学知识太专门，只作

^① 学者一般认为，《说文》等四部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根柢性著作。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读方言书后》认为：“余尝谓古今小学书有二偶四宗。《尔雅》通古今语，意主时；《方言》记殊方语，意主地；此一偶也。《说文》以五百四十部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意主于形；《释名》以声音说字，意主于音；此又一偶也。”同书《论小学书流别》篇也有同样的说法。故本书以这四部著作统率《文字学》等四章。至于《切韵》，按理说，也是小学的根本性著作，但它涉及的知识太专门，我们就把它放在《音韵学》章里作简单介绍，这主要是出于实际运用的考虑。

纲要式介绍，重点说明其实用意义。每一部分，一般先说明各子学科的研究对象、学术源流，再分别阐述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并特别强调各门学科知识的实际运用。

第二节 学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意义

一、帮助我们挖掘传统文化宝库

学习传统语言文字学是挖掘传统文化宝库、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以前我们一提起古籍，一提起传统文化，一般总是先想到哲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科学，其实，古代典籍也是自然科学的宝库，里面记载了几千年来我国历代科学工作者和劳动人民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的科研成就。这些科研成就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比如：

早在甲骨卜辞里就有了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春秋》中记载日食的地方就有 37 处，其中 33 次是可靠的记录。记录数量之多、准确度之高，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春秋末期产生的中国第一部成文历法——古四分历，取回归年长度为 $365\frac{1}{4}$ 日，并采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周。这个回归年数值比真正的回归长度只多 11 分钟，而十九年七闰的根据是朔望月的平均时间为 $29\frac{499}{940}$ 日。这两个基本数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历根据。

著名的墨家经典《墨经》，其内容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教育、伦理，还包含了许多关于数学、几何、力学、光学、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及其应用，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足以同古希腊科学相媲美，有些甚至还要超过它们。

约成书于公元前 1 世纪至前 2 世纪的《周髀算经》，它涉及的数学内容有分数的乘除法、公分母的求法、分数的应用、等差级数演进次序、用勾股定理进行天文计算等，里面已有诸如 $354 \frac{384}{940} \times 13 \frac{7}{19} \div 365 \frac{1}{4}$ 之类的运算，其中的勾股定理公式比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发现要早大约 500 年。

约成书于公元 1 世纪的《九章算术》，收集 246 个数学问题和解法。其中涉及分数四则运算法、比例算法、联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正负数运算法、几何图形的面积体积计算方法以及勾股定理的应用等。在其后的一千几百年间，它一直作为数学教科书被广泛利用，并且在朝鲜、日本也被用为教科书。此书中关于开平方、开立方和在此基础上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要早 1000 到 1500 多年。

汉代的数学家刘洪，根据《九章算术》里的“正负术”，在《乾象历》中已经开始运用负数的计算方法；而在印度，大致到公元 7 世纪才认识到负数；欧洲则是在公元 17 世纪时才认识到负数的重要性。

三国时期的数学家赵爽，通过图形分割、移补来证明勾股定理。后来，印度数学家也曾用类似的方法证明过，但是却比赵爽晚了 1000 多年。赵爽在解二次方程的理论研究中，还曾提出过类似法国数学家韦达提出的“韦达定理”的结论，发明了相当于现在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是要比韦达早 1300 多年。

魏晋时期的刘徽著《九章算术注》，提出了《九章算术》中的不完全方程不仅有最小解，而且还有无限多解的证明，这比西方

数学史中认为的丢番最先证明的不定方程，还要早 200 多年。刘徽还创造了“割圆术”，用内接正多边形的方法来求圆周率的近似值。其割圆术理论运用了极限的概念和曲直转化的思想。而极限是积分运算的前身，这么说来，他比牛顿发明积分要早约 1500 年。

南朝的祖冲之，把圆周率计算到近似值在 3.1415926 到 3.1415927 之间，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后来德国人鄂图在公元 1573 年达到了这个水平。就是说，祖冲之在圆周率的计算方面的成就，遥遥领先世界 1000 年。

唐代的僧一行创制黄道游仪来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 1000 年。

南宋秦九韶叙述了高次方程（最高达十次方程）的解法，比英国霍纳发明的方法要早 500 年。他还系统地提出了求解一次同余式组的一般计算步骤，创立了“大衍求一术”，并把它运用到各种数学问题中去，这比欧洲数学家欧拉和高斯进行的类似研究要早 500 年。

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恒星表，从原先的 1464 颗增加到 2500 颗，而在西欧 14 世纪文艺复兴前，观测到的星数总数才只有 1022 颗。他还利用几何学的证法，求出了相当于现代球面三角学的两个公式，而在欧洲，类似研究是在 15、16 世纪才出现的。他和王恂定授时历，取回归年的数值为 365.2425 日，和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实际相比，只差 23 秒。这同现在公历（即西方的格里高利历）的回归年值相同，但是却比它早 300 多年。授时历对日月运动的计算方法采用了三次差内插法，这又比欧洲要早 400 年。授时历推算的黄赤交角为 $23^{\circ}90'23''$ ，同理论值相比，仅差 1 秒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测定数。

.....

但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些科学成就，除了“物化”了的以